



丁衣  
民國十二年三月一日生  
上海市人  
上海中華中學高中畢業  
經歷／  
編導、研究員  
現職／

作品／  
舞台劇本：天倫夢回、故鄉人、小人物本事  
、將軍之子、春蠶、陽春十月、  
圓山之晨等二十餘部

# 青天下

舞台劇劇本佳作 丁衣

主題：

一、以紀念先總統 蔣公百年誕辰為內涵。

副主題：

二、以清除思想污染，粉碎共匪統戰陰謀。

人物：

陳志原：七十五歲的老人，白髮蒼蒼而身體健碩，嗓門宏亮，早年當過兵也帶過兵，個性很倔，但講理。

陳太：志原的老伴，六十五歲，出身名門閨秀，多年來克盡婦道，溫柔體弱，全心全力相夫教子。

陳悅梅：一個具有孝心但思想很現代的女性，爽朗、能幹。二十七八歲。

陳悅南：陳家長子，留美任電腦工程師。

方秋玲：國小教員，負責嫻靜，曾經與悅南有過一段情，至今猶小姑獨處。已三十出頭。但仍開朗樂觀。

呂明山：悅南的同學，曾追過悅梅，一度迷失而又幡然覺醒，研究生態保護的專家。

楊耀光：悅梅的丈夫，精明的商人，出身富家子，有政治野心。

崔桐：偏激人物，耀光的朋友，危險份子。

老馬：農場場主，早年曾追隨陳志原的老班長。

大虎：老馬的長子，粗獷。

二 虎：老馬的次子，年輕警員。

小 虎：三子，不務正業的浪子。

虎 妞：么女。活潑健康純潔可愛的鄉下姑娘。

王警官

郵務士

佈景：

武陵農場陳家連庭院。

這是一幢經由日式房屋改建修葺的房子，庭院內擺滿各色盆景，這是陳老退伍後的副業。

客廳陳設簡單，傢俱樸實而堅固，全都是木器或藤器，顯得古雅整潔。

舞台的三份之一部份是庭院。客廳的部份較高出地面。

客廳內掛著兩張戴學士帽的照片，一張是長子悅南的，一張是悅梅。還有一幅較大的團體照。一棵老蒼松下，圍著不少人，台下觀眾是無法看得清楚照相中的內容。

表演區可分為三個部份：

一、大門連庭院。

二、客廳內。

三、老人的起居室。

## 第一幕

幕啓：

△大幕在極具台灣鄉土氣氛的笛聲中緩緩升起。

△舞台上的背景是一片迷濛的翠谷，鳥聲清脆，頗像一幅潑墨的山水畫。

△簷前的一串風鈴發出悅耳的碰擊聲。

△時間是在一個春天的早晨。

△陳志原這個退伍後的老兵正在修剪盆景，健碩的體格看不出他已七十歲。

陳志原：（以下簡稱陳老，嗓音宏亮）我說——你該出來曬曬太陽了，難得今天放晴了。

△裡面傳來幾聲咳嗽。

陳老：披件衣服，別又受涼了。

△陳老太太披著一件厚毛衣端了一杯熱茶從內出。

△她略顯得清瘦，但面目清秀衣著整潔，她端著茶從客廳走出，仰首望了一下天，迎著陽光，露出一排潔白

的牙。

陳老太太：（以下簡稱陳母，快樂地）可不是嗎？出太陽了，今年的雨水多，過了年簡直沒停過。

陳老：那年春天不都是一樣。

陳太：我喜歡晴天，討厭下雨，一天到晚滴滴嗒嗒，人都快發霉了。

△陳母把熱茶遞給陳老，又忍咳了一下。

陳老：（一面喝茶）我說，以你的身體狀況，應該到洛杉磯兒子那兒去住，聽說那邊空氣乾燥。

陳太：我是想去，那你呢？

陳老：（不語，又去整盆景）我不去！

陳太：去看看嘛！去玩玩嘛！悅南一直叫我們去看看孫子。

陳老：你叫女兒陪你去就是了，何必我去呢！我不會講洋文，又不會開車，我去幹什麼？

陳太：兒子女兒都可以幫我們翻譯呀。

陳老：（固執地）我不去！

陳太：真是怪人。又不是叫你長住，兒子在美國當電腦工程師，環境不錯，聽悅梅說，他們把我們住的房間都準備好了。

陳老：我說了不去是不會去的，殺了我我也不去。

陳太：（也有點生氣了）越老越怪，怪得沒道理。

△陳母轉身進客廳，開始打掃起來，這是她驅除不快時的方法，以勞動來分散煩惱。

△陳老收了剪刀在水龍頭前洗淨手端茶進來。

陳老：你的咳嗽剛好一點，你就不要累了。

陳太：房子不打掃乾淨，我坐不下來。天生的勞碌命！

陳老：不是我不想去，我能去嗎？

陳太：有什麼不能去？去過大陸的人又不是我兒子一個，他現在一半是美國人，美國人去大陸觀光的人太多了，

他也跟去玩玩，去看看，好奇麼！這有什麼關係。祇有你看得那麼嚴重，難道你心裡真的不想回家鄉去看

看？你敢說你不想？

陳老：說不想是騙人的，我這麼老了，當然想回家鄉去看看故鄉的山河，最近我還時常夢到我小時候的情景。

可是你別忘了，共產黨的統戰陰謀是無孔不入的。……

陳太：我不愛聽你這一套大道理，反正我覺得為了兒子去了一次大陸你就對他生氣是沒有道理的。我想不出一

點點的道理來。

陳老：道理很簡單，我怕他上他們的當上了賊船。做出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來，好了！不說了，我去果林去轉一

轉。

△陳老拿下斗笠，背了一個水壺出門去。

陳太：（拿了乾毛巾追出）你又忘了帶毛巾，回頭出汗你拿什麼擦？

陳老：唔：（微笑）我怎麼老是丟三落四。

陳太：老了！

陳老：七十剛出頭，我還不服老呢！

陳太：（又端茶遞給他來表示剛才言語間的歉意）把茶喝了再走。

陳老：唔！（喝茶）真是好茶。

陳太：乾女兒秋玲送的。

陳老：哦！上回秋玲給你帶來的中藥，吃了是不是好些。

陳太：你看，我已經不咳了。（又咳了一下）

陳老：你看，剛說不咳又咳了吧！叫女兒陪你到兒子家住些日子也好。

陳太：（固執地）要去老倆倆一塊去。你不去我也不去。

陳老：那就再說吧！

△一個穿綠制服的郵差上。

郵差：陳老先生，你兒子又來信了！掛號信，蓋個印章吧！

△陳老太太興奮地小跑步去拿抽屜裡的印章。

陳太：辛苦了！坐下歇一會喝喝熱茶。

郵差：謝謝！

△陳母遞茶給郵差。

郵差：你們真是好福氣呀！

陳太：有什麼好福氣，苦命罷了。

郵差：（一面喝茶）兒子留學美國，得了電腦博士，經常寄錢盡孝心；你家大小姐又嫁了一個金龜婿，大老闆，

這不是福氣是什麼？

陳太：好說好說。

陳老：你辛苦了。

郵差：那裡那裡。（放下茶杯）這茶葉真好，什麼時候出國去走走有兒子媳婦在那邊方便多了。

△陳母望陳老一眼。

陳老：太麻煩了，一動不如一靜。

郵差：哦！報紙我帶上來了。

陳老：好，快給我，人不能一天不看報，不看報會落伍。

郵差：你怎麼不先看你兒子的信？

陳老：不急，反正是報平安，美金支票一張不看也罷。

△陳太白他一眼。

郵差：真是好福氣，再見！

△郵差下。

陳老：謝謝！

陳太：信你拆不拆，不拆我拆了。

陳老：你先看，我要看報。

陳太：（生氣地拆開信，果然附有支票，一看到信，臉上泛出母性的光輝）

陳老：信上怎麼說？

陳太：當然是先問候你老人家好啦！再就是報平安。再就是關心我的身體，希望我們能去美國，兩個孫子也想見

見爺爺奶奶。又說洛杉磯的華人區就像小台北，保證我們不會寂寞，熟人很多。

陳老：他有沒有提起回大陸去過的那檔子事？

陳太：他怎麼會提呢？你為什麼自己不看信呢？

△陳老剛喝乾茶水。

陳太：我去給你加點熱的。

△陳太太故意藉故進內去沏茶。

△陳老見太太離開忙拆信看。

△陳太太回頭見狀暗笑。

△陳老看信。

△此刻方秋玲上，她的衣著淡雅，人很清秀，體態高挑戴了一副淺色邊的眼鏡，手上提著一個拎袋，看上去年齡僅有二十五六歲，真實年齡已有三十歲，至今仍小姑獨處，是個潔身自勵的單身女郎。

方秋玲：（以下簡稱秋玲）乾爹！

陳老：（沒想到）哦！秋玲，你怎麼來了，我和你乾媽剛才還說起你呢！

秋玲：（一笑）我來找乾媽聊天，乾媽吃了我帶來的藥，咳嗽有沒有好點？

陳老：有進步，氣順多了。

秋玲：這是一罐天霧茶，說是極品，還得過冠軍呢？我的一個學生今天考上了省中謝我的，我再借花獻佛。

△陳太太端茶杯出。

陳太：秋玲，是你呀！

秋玲：乾媽，你氣色好多了。

陳太：儘跟你乾爹嘔氣，氣色怎麼會不好呢？（笑）你已經有一個多月沒來了！

秋玲：實在是太忙，當一個國中老師真辛苦。來！乾媽，您坐這兒，我來替您推兩把。

陳太：每當春天我就腰酸腳疼。老毛病又犯了。

秋玲：可能是這兒氣候太潮濕。

△秋玲替陳太太按摩，從陳太太的臉上表演知道她有兩下子。

陳太：對……就這兒？對！

秋玲：要不要再重一點？

陳太：唔？好！還可以再重一點。：好！好！秋玲，你該有對象了吧？

秋玲：我那有時間交男朋友？

陳太：唉！只怪我家悅南沒福氣。這事也怪我，當初要是不讓他出國留學就好了。

秋玲：這是沒緣份。

陳老：事情已經過去了，你何必老提呢？

秋玲：這樣也很好呀！我不能當陳家的媳婦，我不是當了陳家的乾女兒了嗎？這不是一樣的嗎？

陳太：是呀！剛才我們還收到悅南的信。

秋玲：真的，我昨天也收到一封。

陳太：你們還在通信？

秋玲：這是最近的事。

△二老交換眼色。

陳老：他還好意思給你通信。

秋玲：我和悅南雖然沒有夫妻緣，可是我們永遠是好朋友。

陳太：是我叫秋玲寫信給兒子的。

陳老：（不解）為什麼？

陳太：你不願給兒子回信，我只好請秋玲代我回信，我最近眼力不好，心又亂，一封信得寫好幾天還詞不達意，

秋玲時常寫小說，比較說得明白。

陳老：你想跟他說什麼？

陳太：我想把心裡的話告訴他。

陳老：有什麼好說的，他還會不懂嗎？一個人不管他多麼有學問，人格第一，品德第一，（激動）愛國第一！一個不愛國家的，不孝順父母的博士，比不上一個不識字的粗人。

陳太：我相信我的兒子不會不愛國，也不會不孝順。

陳老：他愛國就不會跑到大陸上去？他如果還有點孝心，去年你生那場大病的時候，他就該回來一趟？這真是孝順嗎？

陳太：那是他人在海外，身不由主呀！

陳老：（又激動起來）你不要衛護他，他也是我的兒子，你以為他在美國往常和那些左傾份子交往我會不清楚？簡直把我的臉丟盡了，害得我見不得人，只好躲在深山裡種水果……。

秋玲：乾爹！乾媽！你們都誤會悅南了。你們倆不要爭了，你們能平心靜氣一下，聽我說幾句話嗎？

陳老：唔！你說。

秋玲：（微笑地）您先請坐下，喝口茶平平氣。

陳老：秋玲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難過。

陳太：你難過我更難過。

秋玲：乾爹！悅南是你們的兒子，他優越，他超群，這是不爭的事實，一個黃皮膚的中國人，能夠單槍匹馬去白種人的世界中佔一席位，這是簡單的嗎？可是你們愛之切責之深，但不一定瞭解他的心，不管怎麼說，他是值得你們驕傲的。

陳老：（嘆了一口氣）唉！這孩子怎麼那麼糊塗！

秋玲：這是悅南寫給我的信，（取出厚厚一疊信放在桌上）。

陳老：信上說些什麼？

秋玲：他寫得很坦白，他承認他去過大陸。

陳老：這不就結了。

秋玲：乾爹！去過大陸並不一定犯了大罪，凡是中國人，誰不想有機會回去看看，流覽一下大陸的山水，比較一下兩邊人民的生活，這應該沒有什麼？何況他這次去大陸完全是公司派他去談商務，他能拒絕嗎？毛病出在海外的華文報導，亂造謠言，捏造事實，硬說他是「回歸祖國」才惹出了風波，等到他從大陸回來已經無法澄清了。

陳太：我相信，一定是這樣的。

陳老：既然他不是所謂「回歸祖國」，那他為什麼不回國來向政府澄清呢？

陳太：對呀！他為什麼不回來呢？

秋玲：他有顧忌。



陳老：他怕什麼？難道他怕一回來就不放他回美國？會有這種事嗎？可能嗎？真是莫名其妙。

秋玲：他也怕這邊不會准他回國。

陳老：笑話，會有這種事嗎？他沒有申請怎麼會知道台灣不准他回來呢？根本是自說自話。

秋玲：因此，他很煩惱，也很痛苦。

陳老：他煩惱什麼？痛苦什麼？他已經入了美國籍，又是電腦工程師，汽車，房子，存款，名氣，還有了美麗的妻子，他什麼都有了，早就把什麼都忘了。（感傷地）台灣是他成長的地方，他在台灣受的教育，白髮的父母還活著，怎麼說，他也絕不應該做出傷害台灣的舉止。（傷心起來）痛心呀！

秋玲：乾爸！悅南不會的，我敢保證，他絕不會做出對不起中華民國的事。

陳太：（堅定地）我相信我自己的兒子，他不會的。

陳老：秋玲，我想拜託你一件事。

秋玲：是的。

陳老：你：你寫信告訴他，他如果還要我這個老爸，你就叫他一定要抽空回國來一趟，向有關方面澄清一下，這樣我才有臉見人。

陳太：原哥，你為什麼不自己回信給悅南呢？

陳老：（固執地）不！我不寫，我不希望他是勉強地回來，心不甘情不願，那有什麼意思呢？以前，你知道的，他要去大陸之前，我不是沒寫信給他，我叫他千萬別去，他根本不聽。所以，在他沒有表明態度之前我不會寫信給他的。

陳太：（低聲）你那個脾氣，我不好罵你。

陳老：我的脾氣是相當固執，你想罵我是糞缸裡的石頭是不是？又臭又硬！呃！我寧可當臭石頭，也不做軟骨蟲。

秋玲：乾爹！您恐怕是誤會他了。

陳老：但願我是誤會他了。悅南是我的獨子，從小就品學皆優，他能夠靠自己在國外一面打工一面求學，得到博士學位，這是我們陳家祖上有德，光耀門庭的事，我可不愛他嗎？可是一個人最貴重的是人格，他在國外另結新歡把你拋棄就是不應該，如今又投靠中共，這是無耻，我陳志原雖然是當兵出身，可是我忠於我的國家。我：算了！不談了。秋玲，你不忙走，我叫老馬殺隻真正在野地裡成長的土雞來招待你。你陪你乾媽多聊聊。我到山上去轉一轉。

△陳老正要離開，老馬肩上扛了衣箱，手上拎了大皮箱進來，後面跟著明艷時髦的陳悅梅，他是陳家的女兒，陳悅梅，體態婀娜，個性明朗。

老馬：（一面喊著）老營長，你看是誰回來了？



陳老：（見到女兒很高興）悅梅，你怎麼回來了？

悅梅：爸爸，我回來了！媽！你身體還好嗎？

陳太：（見她帶了這麼多行李覺得納悶）還好！你怎麼帶這麼多行李？

悅梅：我預備能多陪陪媽。嗨！秋玲！

秋玲：（熱烈地擁抱）悅梅！我好高興能碰到你。你好嗎？

悅梅：不太好。

陳老：怎麼不先打個電話來？

悅梅：我是臨時決定的，同時，我想給爸媽一個意外的驚喜。（笑得很不自然）

陳太：耀光呢？他沒有跟你一塊來？

悅梅：我不知道他在那兒？

陳太：你們吵架了？

悅梅：豈止吵架，我們正在分居中。

△陳母緊張起來。

陳太：為什麼？一定又是你無理取鬧。

悅梅：（眼圈潤濕，一絲傷心擊，但她強抑止）媽！我們的事自己會處理的。

陳太：你能嫁這樣好的老公，你還不知足？

悅梅：他有什麼好？

陳太：家世好，人品好，錢多多，對你又體貼，還不好呀！

悅梅：你根本不瞭解他，你看到的只有表面。

陳老：你們吵架到底是為了什麼？

悅梅：（欲哭）

△電話鈴響。

△陳太太去接。

陳太：喂……

悅梅：媽，如果是耀光，你就說我沒回來。我不要見他。

陳太：耀光嗎？我是岳母……你找悅梅！他剛到家，我叫他來接。悅梅！是耀光，夫妻吵架還不是吵過就算了，

快來接。

△悅梅無奈只好去接。

悅梅：幹什麼？……我跟你這種人沒法生活下去，你要找我談？……沒什麼好談的。你走你的陽關道，各走各的

……我越來越不瞭解你了。……錢？錢解決不了問題，我受不了……什麼受不了？太多了！我已經忍無可忍，我決定回家冷靜些日子。你不要來找我。

△悅梅把話筒掛斷。

陳太：悅梅！你告訴媽到底為什麼事？

悅梅：（蒙臉哭泣奔入內去）喔。

陳太：悅梅！

秋玲：乾媽，我去勸勸她。

陳太：好，好！

老馬：我看是錢太多了作怪。

陳老：可能是大少爺太風流出了毛病。

陳太：你們男人都是這樣。

老馬：（笑）我跟營長可不是那種男人，我們都是從一而終，絕不在外面沾花惹草。

陳太：那是因為你的錢還不夠多。

△陳老和老馬尷尬地笑。

陳太：誰知道你們有沒有做壞事，只是沒有被抓到。

老馬：（大笑）哈！

△陳太太進內去。

陳太：真是令人心煩。

老馬：哦，報告營長！我有一件怪事向您報告！

陳老：怪事？

老馬：你說這事怪不怪？後山上那棵千年的老松樹，前些日子遭到破壞，不知道那個王八旦把老松樹的皮削掉好

大的一塊，有這個大哦！

陳老：（吃驚）哦！你說的就是那棵被老總統 蔣公賜名的武陵蒼松？

老馬：對呀！

陳老：（沉思）目的何在呢？走！帶我去看看。

老馬：會不會有人偷去當藥吃。

陳老：樹皮能當什麼藥？這裡面一定有問題，我們去看看。（向內）老伴兒，我和老馬到後山去看一下。很快就

回來。

陳太：好！

△陳老和老馬同下。汽車引擎聲。

△在不同的方向，呂明山上。他背了登山裝備，和一些儀器，很健壯，膚色黝黑。

呂明山：（以下簡稱明山）請問有人在家嗎？

△秋玲從內出。

△明山對四週有很深的感觸。

明山：六年了，這兒一點都沒變。

秋玲：先生，請問你找誰？

明山：（見秋玲一驚）你是……方……秋玲？

秋玲：你是誰？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？

明山：你不認識我了！我們好幾年前就在這兒見過！

秋玲：我不認識你。

明山：你再想想看！你那個時候正在和悅南談婚嫁，還要我和悅梅做你們的男女僕相，你想起來了吧！最近我們還通過一封信。

秋玲：哦！你是呂明山，悅梅從前的男朋友！

明山：你終於想起來了！

秋玲：那你是來找悅梅？

明山：可惜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！悅梅，這朵寒雪中的梅花，早已名花有主當了濶少爺的少奶奶了。

△悅梅在他身後出現。

悅梅：呂明山，久違了。

△明山轉身見梅，大出意外。

明山：悅梅！真的是你？

悅梅：你不是在美國嗎？

明山：剛回國不久。

悅梅：你還是老樣子，沒變。

明山：你變得更成熟更漂亮了。

秋玲：你們好久不見了，多聊聊，我到裡面找乾媽。

△秋玲進內去。

明山：找乾媽？

悅梅：她是我媽的乾女兒，自從我哥哥在國外結婚以後，我媽就收她做乾女兒。

明山：哦！中國式溫情，不能當媳婦就當女兒，保持這份昇華。

悅梅：你怎麼會到山上來的？而且這副德性。

明山：我回國以後在環保局工作，正在做一篇這方面的研究。我想來拜訪一下令尊，你哥哥託我帶了一點小東西給你爸爸。

悅梅：我哥哥？你們在美國還常有聯絡？

明山：我們住得很近，時常在一塊。

△兩人對視打量對方，微笑。

悅梅：我哥哥他們還好嗎？

明山：好呀！太好了！有綠卡，有住宅，有高新的職位，還有美麗能幹的太太，有兩個活潑可愛的孩子，人生如此應該是滿足了。

悅梅：我爸爸對他去了一趟大陸的事很不諒解，你知道實情嗎？

明山：住在美國的中國人想回到大陸去看看，這是極其平常的事，自從鄧小平上台搞開放政策之後，很多人都想回去看看，大陸是屬於中國人的，雖然被中共統制了三十多年，這並不是說大陸的河山是屬於中共的，那個地方總是我們中國人的根，想回去看看老家的情形，看看衰老的親人，這也是人情之常。

悅梅：你去過大陸嗎？

明山：沒有，我不敢。

悅梅：為什麼？

明山：一則是我的親人在台灣，老家的親戚我一個不認識；再則我是他們黑名單上的討厭人物，我怕我一回到大陸會被他們整死。

悅梅：（好奇）你？難道你是反共人民？

明山：怎麼？不像？

悅梅：在我的記憶中你是個不滿現實的左派份子。

明山：（微笑）對，沒錯，十一年前就在這間屋子裡，我還被你爸訓了一頓，好尷尬。你還記得嗎？

悅梅：我當然記得，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正式把男朋友帶回家來被我爸爸審問。

明山：好糗，那天我很緊張，你老爸問了我很多問題，我答得都還不錯，我記得那是民國六十四年的清明節，晴空霹靂突然狂風大作下了一場大雨，一代巨人走完了他生命的歷程，舉國哀傷，我偏偏選這個節骨眼來拜訪你老爸，我永遠忘不了你老爸那張哀痛的臉，我當時說錯了一句話，你老爸就大發雷霆，把我給轟了出去。

悅梅：我到現在還弄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，反正我知道我們的事吹了。事後我也不敢問。

明山：現在回想起來倒怪好玩的。事情是這樣的。那天電視上正在轉播靈樞送往慈湖的全部過程，一路上人山人海哭聲震天，你老爸早就老淚縱橫，可是我哭不出來，說句笑話如果那天我也能嚎啕大哭的話，說不定你已經嫁給我了，其實我心裡那能不悲痛呢？一代偉人，中華民族的救星已經離開人間，他老人家一生的豐功偉業將永垂不朽，可是當時你老爸問我，「呂明山，你為什麼不掉眼淚？」我一時慌張更哭不出來，我就說：「懷念 蔣公不一定要哭得唏哩嘩啦，被人家外國人看了會覺得奇怪，哀傷是應該的，也不必哭得如此誇張，這也充份表露了國人的情緒化，缺少自我節制，太情緒化就是不夠理性，這不是什麼好現象，那些哭得太離譜的人也不一定在哭 蔣公，只是他平日有委屈有苦悶借此機會大哭一場來發洩罷了。」哇！這句話可捅了漏子，你老爸拍桌子一拍，額頭上暴出像蚯蚓那麼粗的青筋大罵我是個冷血動物，馬上叫我滾出去，把我弄得一頭霧水，他還狠狠的訓了我一頓，他還說：「永遠不許你來找我的女兒，你的思想有問題，你簡直是共產黨。」我當時血氣方剛，我也火了，我就頂了你老爸幾句，說了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，這下糟糕，差點沒把你老爸給氣得腦溢血。

悅梅：你說的那幾句話我倒還記得。

明山：我說了什麼？

悅梅：你相當情緒化對我老爸的臉大吼，「你是個老頑固，你有什麼了不起，最大的官階也不過是個少校營長，我根本就沒打算當你們陳家的女婿！」太過份了吧！

明山：（吃驚）我真的有說過這樣傷人的話嗎？沒有，我沒有說過這種話。

悅梅：（笑了起來）我是跟你開玩笑的。

明山：當了少奶奶的人了，還那麼頑皮。哦！我應該向你道賀。

悅梅：道賀？道什麼賀？

明山：你嫁了金龜婿我不該道賀嗎？

悅梅：（苦笑）你有幾個小孩了？

明山：我還沒成家那來的小孩。

悅梅：你居然還沒有成家？

明山：我喜歡的人，做了別人太太，喜歡我的人我又不來電，加上這些年我的生活不安定，所以一直沒有這個機會，看樣子我得去上「我愛紅娘」電視節目上去找尋了。

悅梅：其實單身生活也不錯呀，自由自在，無拘無束。

明山：我不急，我媽急。真沒想到今天會碰到你。這就叫——

△突然悅梅的丈夫楊耀光從外入，他已站在一旁聽了半天了。他的衣著用品全是世界名牌，風度翩翩。

楊耀光：有緣千里來相會是呀！

△明山吃了一驚。

悅梅：（不悅）你來幹什麼？

耀光：太太回娘家與老朋友相會，做先生的能不理睬嗎？

悅梅：你在胡說些什麼？

明山：先生！顯然你是誤會了。

耀光：（打量他冷笑）哦，我說呢？最近我太太老是跟我鬧彆扭，還提出要跟我離婚，原來是你這小子在勾誘她。

悅梅：耀光，你別故意找碴！我跟明山已經有十年沒見面了，今天無意中碰到，完全是巧合。

耀光：這倒是一場漫長的愛情長跑，整整跑了十年。

明山：我們的確是意外碰見，信不信隨便你。對不起！悅梅，這兒有一封信和一包東西，是你哥哥託我帶給你爸爸的，我放在這兒，我告辭了。

耀光：慢點！（走到他面前）小子！我警告你，下次如果再讓我發現你和我太太在一塊，你就完了！

明山：你是在威脅我？我這個人是不信羊會上樹的。

悅梅：明山，你不要走，我爸爸馬上就回來了，耀光！我們進去談判。你這種態度對待我的朋友，你不覺得可耻嗎？你的風度呢？

耀光：全世界凡是戴上綠帽子的丈夫都一樣沒風度，連武大郎等上都一樣。

悅梅：那你呢？你已經被我抓到證據和別的女人有一手不下一三了，你怎麼說呢？

耀光：我是男人，男人很難抗拒美色誘惑的，可是我對太太是忠實的，那些路旁野花祇是生活調劑，逢場作戲罷了，何況我現在已經清潔溜溜，一個都沒有。

悅梅：你好像還在自鳴得意，走！我們進去談。

△悅梅進內去。

△耀光狠狠地盯明山一眼，隨悅梅進內去。

△秋玲從內出，與悅梅相遇。

悅梅：秋玲，你陪明山聊聊。

明山：方小姐，這真是從何說起？

秋玲：請坐，我給你沏杯茶。

明山：不客氣。雖然說這是場誤會，可是看悅梅的先生是這麼一個俗不可耐的人。（搖頭）哦！我正預備到學校去找你。

秋玲：找我？

明山：是悅南介紹我來找你。悅南在寫給你的信上沒提起我嗎？

秋玲：他提了。

明山：我跟悅南是好朋友。

秋玲：我知道。

△此刻陳老從外面回來。

明山：陳老伯，您好！我叫呂明山，您還記得我嗎？

陳老：呂明山？這名字我有一點印象。

明山：在十一年前被您狠狠的教訓一頓的那個混小子。

陳老：哦！呂明山，我想起來了，（有點尷尬）我罵過你！我記得。

明山：我是剛從美國回來不到兩個月，悅南託我帶了一點很特殊的禮物要我親手交給您。

陳老：什麼東西？

明山：（把放在桌上的牛皮紙信封交給陳老）您自己打開看吧！

△陳老抖抖地打開大信封，從地面抓起一把泥土。附有一封信。

悅南的聲音：

爸爸：這一撮泥土是我從我們老家的院子裏那棵桂花樹底下挖來的，我把它分成兩份，一份留在我在美國的家中，種上一棵長青樹。一份我託我的好友呂明山帶回台灣送給爸爸。這是故鄉的泥土，是祖父母被鬥爭迫害時流的血淚，當我看到它就會提醒我，我們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幸福下，不可忘記大陸上還有十億的同胞在受共產制度的痛苦煎熬中，不肖子悅南。

△陳老忍不住老淚縱橫。

△裡面傳出砸杯子聲。

△打耳光聲。

△披頭散髮的悅梅追打著抱頭的耀光奔出。

悅梅：（怒氣沖天）你是什麼玩意兒，居然敢打我！我們馬上離婚。

△陳母從內出拉住悅梅。

陳太：女兒！你怎麼了？

悅梅：媽，不要拉住我！他居然敢打我。喔！（哭泣）我們馬上離婚。

陳老：耀光，你怎麼可以打老婆呢？你也是唸過書的人。

耀光：我是一時衝動。



△門口突然出現了一個戴墨鏡的神秘人物，他是崔桐，一個歹徒。拔出小刀射在地板上。

△大家呆住。

△落幕。

## 第二幕

幕啓：數日後一個下午。

△悅梅望著窗外的夕陽在沉思。陳母在織線中。

陳太：夫妻之間要相尊如賓，不能吵開頭，更不能動手，一開頭就不可收拾了。

悅梅：媽！你不要管我們的事，我自己會處理的。

陳太：你們之間到底為了什麼事？

悅梅：你不懂。

陳太：有問題就得說出來，大家琢磨琢磨。

悅梅：媽，耀光他變了。

陳太：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？

悅梅：這早已經是家常便飯了。

陳太：我記得你們結婚以後很恩愛，怎麼最近會變成這樣呢？

悅梅：可以說自從去年參加競選民意代表失敗之後，他就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家裡經常高朋滿座開流水席，我就受不了和他吵，他受了這些人的影響，整個人完全變了。接著又辦政論雜誌，亂罵一通，完全是那

個姓崔的在慫恿他，人好像中了魔似的。

陳太：就是昨天來的那個帶墨鏡的人？他就是姓崔的，根本是個流氓。

△電話鈴響。

△悅梅去接。

悅梅：喂，我是悅梅……什麼好消息，……真的，上面批准了，其實哥哥可以用他的美國護照回來的。

陳太：是誰打來的？

悅梅：是呂明山，說哥哥申請回國的假，已經同意了，他可能就在今天或是明天就回家來，叫他開車去接他，還要他保密暫時不告訴我們，給我們一個驚喜，結果他還忍不住。

陳太：（高興得雀躍）太好了！太好了，謝天謝地。

△此刻，陳老從外面進來，見狀吃驚。

陳老：什麼事那麼高興？

△悅梅向母親使眼色。

陳太：哦！我在勸悅梅原諒耀光。

陳老：耀光是怎麼了？他以前不是這樣的。

△陳老隨手拿起桌上的政論雜誌，翻了一下。

陳老：這本民主橋的政論雜誌是誰帶來的，一看標題就知道是一本罵人的雜誌。

陳太：好像是上回那個姓崔的帶來的。

陳老：（翻到後頁）這些所謂黨外雜誌，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，專門揭人隱私，亂罵政府官員，甚至於誣蔑國家

元首，幫台獨宣傳。（吃驚）什麼？發行人居然是楊耀光，這是怎麼回事？悅梅，你清楚嗎？

悅梅：我完全不知情，他做事一向我行我素，從不跟我商量。所以我才氣他，我是他的太太，我什麼都不知道，

我怎麼能再和他生活下去。

陳老：（搖頭）荒謬，不道德，無聊，我真的要找他徹底的談一談。

△老馬帶了兒子大虎、二虎同上。

△大虎是個孔武有力的壯漢，二虎是個年輕的警員。

老馬：營長，你說怪不怪，那棵老蒼松今天又被歹徒割掉了一大塊樹皮。這樣下去，要不了幾天，這棵松樹就會

枯死。

大虎：那個人那麼無聊，王八旦，要是被我抓到我馬上把他吊死。

二虎：哥，你別胡來，就算抓到也該交給我們派出所，由法律來審判他。不可以用私刑。

大虎：你少來這一套，這個人明明居心不良，可能還是個有計劃的陰謀，你就算把他抓到，最多給他一個破壞公

共花木，罰幾百元了結，有何屁用。

二虎：一切必須按照法律規定來處理，絕不能用私刑。

大虎：你別大甲六了！你剛從警察學校出來，你懂個屁！

老馬：你們哥兒倆別吵了，看看老營長對這個案子有什麼看法。

△陳老躡到照片室看照片，叫哦。

陳老：（突然）有了，我知道這個陰謀了。

老馬：怎麼回事？

陳老：你們看這張照片，那是 蔣公生前帶了經國先生在這棵老松下照的照片。 蔣公身旁那個小娃就是你家老

三小虎。 蔣公還替這棵蒼松取了名字，叫武陵蒼松，於是鄉下就把這棵老松當成神木，在 蔣公去世之

後，經常有善男信女來燒香膜拜，而且還相當靈驗，所以歹徒先製造謠言，說這棵神木的樹皮可以治絕症

，希望能引誘人們把樹皮偷光，樹沒有皮當然會枯死，大家明白了嗎？

△大家恍然大悟。

二虎：對了！最近有好多陌生人來到鄉下，如果大家發現有可疑的人，一定要向派出所報告。

陳老：現在的歹徒都可能有武器，二虎，你要特別小心。

老馬：他呀！自以為爲學了幾招招式身手不凡，神得很呢！

大虎：他那兩下子有屁用，我單手就能把他撩倒。

二虎：哥，你別吹牛了，你以為你有蠻力，沒有用的，這是要用巧勁，我敢說你現在打不過我了。

大虎：你不服氣，來試試，咱們比劃比劃。

二虎：我不跟你比，你輸不起，會反臉。

大虎：絕不紅臉，來呀！

△大虎與二虎跳到庭院比柔道，果然被二虎撩倒。

△大虎火了，要玩真的。

△被陳老和老馬拉開。

陳老：好了！時間到，平手。

大虎：呃！果真不一樣了。

二虎：（向大虎行禮）對不起。

大虎：走！我們去抓歹徒去。

△老馬與大虎二虎同下。

悅梅：真好玩。

△陳老在沉思。

陳老：悅梅，你到底有什麼心事？告訴爸爸。

悅梅：爸爸，我已經決定和耀光離婚。

陳老：什麼原因呢？

悅梅：老實說，我有點害怕。

陳老：害怕？

悅梅：本來我不想說的，耀光的生意倒了。

陳老：破產了？

陳太：怎麼會呢？

悅梅：自從去年他就選失敗之後，欠了一屁股債，他就變得有點偏激，他怪老朋友都背棄他，於是就牢騷滿腹，

尤其是交上了一些怪里怪氣的朋友，經常到我家聚會，這些人都神頭鬼臉，滿嘴三字經，一個個都是怨氣沖天目中無人，從警察罵起，一直罵到國家元首，我實在忍無可忍就下逐客令，耀光就跟我吵，我只好回家來了。

陳老：從前的女人可以完全沒有政治主張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現在的女性知識程度提高了，應該有她自己的主張。

悅梅：我有點害怕，這些人明明是在利用耀光，耀光完全被他們控制。

陳老：這麼嚴重的事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們呢？

悅梅：我怕徒然增加爸爸的煩惱，為了哥哥的事已經夠煩了。

陳老：我們要救耀光，不能拋棄他見死不救，我相信還來得及。悅梅，你要和我合作，用感情去打動他，他祇是一時迷糊，受人左右。

悅梅：（搖頭）我看恐怕是來不及了。他已經是走火入魔了。

△這時楊耀光與崔桐同上，崔桐瘦削冷漠，拎著一個007黑色皮箱。

耀光：爸爸。

陳老：耀光！你回來了。

耀光：我是來向您道歉的。

△崔桐在找雜誌。

陳老：你找什麼？是不是這本政論雜誌？

崔桐：是的，是我的。

陳老：我已經把它當垃圾給扔了。

崔桐：老先生看過了嗎？

陳老：我一向不看這種雜誌，崔先生，我要跟我女婿談幾句私話，你能迴避一下嗎？

崔桐：你們說好了，他的事也就是我的事。

耀光：崔桐，你到門口走一走，等下再來。

崔桐：我是你的法律顧問，我可以參加。

陳老：（厲聲）請你出去！

崔桐：歲數不小，中氣還挺足的。好！我等一下再來。

△崔桐悻悻然下。

耀光：悅梅，你還在生我的氣？

△悅梅不理他。陳老與耀光進入起居室。

陳老：耀光，你的情形悅梅已經對我說了。

△悅梅和母親在客廳低語。

陳老：耀光，你們之間發生了裂痕，使悅梅沒有安全感。

耀光：沒有安全感！笑話，嫁給我楊耀光會沒有安全感！

陳老：悅梅說的不是指物質上的安全感，她是指你目前結交的朋友正在拖你進一個陷阱，而你還矇然無知。

耀光：哦！你是說我搞政治，怕我出事。

△悅梅進來。

悅梅：你出事我並不怕，如果你的作為是對的，我會給你送牢飯，等你出獄東山再起，（痛心）可是你明明是

被人利用，從事一種危險的計劃，我無法忍耐，雖然我還不知道你們想幹什麼？我已經很敏感聞到了火藥

味。耀光，我實在忍無可忍。

陳老：悅梅，讓我跟他談。

△悅梅深沉地望耀光一眼與陳太進內去。

陳老：（突然嚴肅地）耀光，你說實話，你該沒有加入「台獨」組織吧！

耀光：（震驚）爸！你想到那兒去了，我怎麼會呢？台獨是叛亂組織，這不是鬧着玩的，爸爸，我是一個崇尚民主自由的人，我搞政論雜誌是為了倡導民主自由，言論自由，我是賠錢在玩。

陳老：可是這些所謂黨外雜誌，都是以言論自由當盾牌，刊登那些挑撥分化，造謠，對政府首長作人身攻擊，甚

至於還毀謗先總統 蔣公及其家屬，把政府的一切批評得一無是處，有時還隔海對唱替中共當傳聲筒，這

不是存心搞局嗎？

耀光：沒有批評就沒有進步，政府應該有雅量接受批評。

陳老：批評要客觀，要顧到全民利益和國家安全。（沉痛地）登的那些不當言論已經到了為匪宣傳的地步了，這

樣下去怎麼得了，先總統 蔣公地下有知也難安息，他老人家逝世轉眼已經十一年了，這十一年來我們遭

受多少外來的衝激和各種意外災難。全靠 經國先生掌舵帶我們安然渡過這驚濤駭浪，如果這時候有人去

船底鑿洞想把這艘船沉掉，這種行為誰能忍受？

耀光：（激動地）我不服氣，去年我脫黨競選，以極少的票數敗下陣來。這明明是黨部扯我後腿，使我幾乎傾家

蕩產，所以我要報復！

陳老：（怒斥）你報復誰？你是胡塗！你應該有理性，失敗了可以再來，你要知道中共當局千方百計就是要消滅

中華民國，製造「島內革命」想造反！造反你懂嗎？

耀光：我怎麼會造反呢？

陳老：你已經上了賊船了！耀光，中共最狠毒的統戰陰謀就是要推倒 蔣公的形象。只要能推倒 蔣公的形象就

可以推翻中華民國。因為 蔣公是中華民國的精神堡壘，你明白了嗎？想想看 蔣公領導北伐統一全中國，在堅苦中領導抗戰勝利，以德報怨使日本戰敗後才能復興。這是多麼偉大的胸襟。帶我們來到復興基地，使我們才有今天的壯大。今天台灣的進步就是實施三民主義的成功。耀光！你不能再迷糊了。

耀光：（沉默不語）

陳老：（感情地上前拍他的肩）你是我的女婿，你以前是多麼快樂，充滿了朝氣，可是你現很不快樂，為什麼？耀光：悅梅已經變心了，我怎麼快樂得起來，爸爸：我……是完了！（哭了起來）

陳老：不！只要你能回頭，只要你振作起來，擺脫這些魔鬼，悅梅會原諒你的。去！到裡面去，去跟她說明白，還來得及，耀光！如果你再這樣下去，你是死路一條，到那個時候誰也沒法救你。去吧！

△耀光進內去。

△陳老心情沉重。

△陳太從內出。

陳太：他肯聽勸嗎？

陳老：但願他能迷途知返。

△陳老感到一陣倦意襲來。

陳太：我看你倦了，進去歇一會吧！

陳老：唔！我去眯一會。

△陳老與陳太進內去。

△活潑的虎妞從外奔入。她是老馬的小女兒。

虎妞：陳媽媽！陳媽媽！咦！人呢？

△這時她發現小虎鬼祟祟拿了一把開山刀不小心滑落。又忙用麻袋裝起來，小虎東張西望像是在找人。

△虎妞突然跳出，嚇得小虎一跳。

虎妞：好呀！小虎哥，你老毛病又犯了。

小虎：虎妞，你在這兒幹什麼？

虎妞：我來找梅姐，你的麻袋裡裝得是什麼東西？

小虎：你少管我的事，快回家。

虎妞：不要！

小虎：叫你回家你聽見沒有，小心我揍你！

虎妞：你敢！你敢揍我，我就去報告二哥，說你暗藏武器，把你掃黑給掃進去。

小虎：你別亂講，你看到我藏武器了？

虎妞：我看到了。

小虎：（急了）你看到什麼？

虎妞：你麻袋裡有把開山刀。

小虎：哦！嚇我一跳。這把開山刀是爸爸的。又不是我的。小妹，我給你一百塊錢，你去買東西吃。

△小虎從袋內取出一大把鈔票，抽出一張給虎妞。

虎妞：哇！你那兒來的那麼多錢？該不是偷來的吧！

小虎：笑話，你別小看小哥哥，有朝一日時來運轉，我也可以「翻身」。

虎妞：「翻身」？什麼意思？

小虎：翻身就是出頭，像我們這種小人物，不翻身那有出頭之日。

虎妞：小哥哥，你不要亂來哦！

△這時崔桐從外入，小虎忙迎上。

小虎：崔先生！我等了您半天了。

崔桐：這小妹妹是誰？

小虎：是我妹妹虎妞。

崔桐：很漂亮嘍！挺健美的。

虎妞：你不是瞎眼，戴了墨鏡幹什麼？

崔桐：你覺得帥嗎？

虎妞：（作嘔狀）醜死了，像黑社會流氓。

崔桐：你怕流氓嗎？

虎妞：我才不怕呢！我二哥是警員，專門抓流氓的。

小虎：小妹，你可以回去了。

虎妞：好吧！

小虎：不許告訴二哥。

虎妞：哦！

△虎妞走了又偷偷地溜回來躲在一角偷聽。

△崔桐出來查看一下。

崔桐：小虎，交給你的事都辦好了？

小虎：你看，我又割了一大塊松樹皮。

崔桐：很好！快收起來，還有那三把傢伙也埋好了？



小虎：我就把它埋在大松樹根部。

崔桐：沒辦法，最近查得兇，一被查到私藏槍械就得進去。

小虎：崔先生，我有一點不懂，為什麼要剝大松樹的皮呢？

崔桐：叫你幹什麼！你就幹什麼，不必問太多。

小虎：有人說這樹皮可以治癌症是真的嗎？

崔桐：（笑）可能哦！

小虎：好好的一棵神木，這樣會枯死的。人要面子樹要皮，樹沒有皮會枯死的。

崔桐：小虎！你現在已經是我們的同志了，我告訴你吧！這棵老松樹聽說當年蔣公和蔣經國曾經在這棵樹底下

拍過照，於是老百姓就把這棵樹當神木，有人還燒香膜拜許願，聽說還很靈驗。

小虎：真的很靈驗哦！

崔桐：如果不把這棵樹弄死，那還得了！我們的目的就是要破壞蔣公的形象。只要蔣公的形象一天不破壞，

中華民國永遠堅強。

小虎：崇敬蔣公是很好的。

崔桐：笨蛋！跟我走。

△小虎與崔桐同下。

△悅南與明山同上。

△悅南剛從美國回來，難免有點近鄉情怯。

悅南：明山，你沒有告訴我家裡的人，說我今天回來？

明山：我祇告訴悅梅說你就在這幾天會回來！

悅南：我想給家人一個意外的驚喜，哦，回來了，真好！

△悅南激動得邁不動步。

悅南：咦！家裡人呢？

△陳太從內出，見悅南傻了。

陳太：悅南！

悅南：媽！我回來了！

△陳太抱住悅南，淚水止不住。

陳太：回來就好！回來就好，你媳婦呢？我的孫子呢？

悅南：這次太倉促了，他們放暑假回來。爸爸呢？

陳太：他在睡午覺，我去叫他。

悅南：媽，你身體還好嗎？

陳太：也就是這樣，時好時壞，我去請你爸爸。

悅南：爸爸會不會罵我？

陳太：罵就讓他罵兩句。

△悅南緊張地。

悅南：明山，你替我洗清了冤枉，我打心眼感謝你。

明山：你不用感謝我，應該感謝秋玲。

悅南：你見過秋玲了？

明山：她現在是我的助手。

悅南：該謝謝我吧！

明山：那還用說，不過我還不知道能不能打動她的芳心，你別那麼緊張，好不好？

△陳老被陳太拉出來。

陳老：（仍在吼）我不要見他！叫他去當美國人好了。

△父子面對面。

悅南：爸爸！我回來了。

陳老：你拜過祖先了嗎？

悅南：是！

△悅南向祖宗牌位跪拜，起來。

悅南：爸爸，我想您對我還有誤會。

陳老：你能回來，我就心安了！我跟你媽辛辛苦苦把你教養成成人，並不是要養兒防老，巴望你孝順我，我沒有什

麼要求，只求你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，為國爭光。

悅南：爸，我並沒有做出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，回大陸是公司派我去的，我不能不去。

陳老：你回到老家去看過了。

悅南：我去了，我也見到了九十歲的老奶奶。

陳老：你……見到奶奶了。

悅南：奶奶把我當成爸爸，後來我才知道，奶奶很早就神智不清了，我留了錢，託叔叔好好照顧奶奶，我會儘常

寄錢給他們。

△陳老哭了起來。

△這時悅梅和耀光携手出。

悅梅：（衝過去）哥哥，你怎麼不吭聲就回來了？

悅南：臨時決定的。

悅梅：這是你妹夫。

耀光：楊耀光，大哥，歡迎你回國。

悅南：（握手）你好！

悅梅：哥，你真差勁，我結婚時候，你不來道賀，現在我都快離婚了，倒來湊熱鬧。

悅南：離婚？開什麼玩笑。

陳老：耀光，你們說得怎麼樣？

耀光：我太太真是了不起了，我們經過溝通之後，我承認我是上了賊船，可是悅梅還不相信我。

悅梅：你要以行動來證明，我給你三個月時間，如果你真的覺悟了，我才能接納你。

△老馬與虎妞緊張地上。

老馬：大家有沒有看到小虎？

陳老：小虎怎麼了？

老馬：悅南！

悅南：馬叔叔！你真是一點也不老。

老馬：回來了，太好了！營長，這下您該高興了吧！我的話沒錯，悅南是個了不起的青年，他絕不會變的。

虎妞：陳大哥，你還認識我嗎？

悅南：我不認識。

虎妞：我是虎妞，小時候常常當你的跟屁蟲。

悅南：真是女大十八變。

陳老：老馬，你的神色不大對，出了什麼事？

老馬：唉！小虎這個畜生，又在給我惹禍！我非狠狠的揍他一頓不可。

悅南：是怎麼回事？

老馬：我已經快氣瘋了，虎妞，你來報告。

虎妞：我剛看到我小哥哥背了一袋子松樹皮，是一個姓崔的叫他幹的。

耀光：崔桐，果然是他。

悅梅：我說得不錯吧！

陳太：作孽，好端端的割松樹皮幹什麼？

虎妞：他還帶了一把開山刀，好怕人。

陳老：耀光，你看到了吧！姓崔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。

耀光：您說得對，我回想起來，這個人的確有問題。

陳老：交朋友一定要選擇。

耀光：他跟我辦政論雜誌，我先以為他只是個黨外人士，喜歡寫寫文章罵罵人而已。

悅梅：這個人不簡單。

老馬：我馬上去把小虎找到。

△電話鈴響。

△陳老去接。

陳老：喂，你是二虎……你爸爸在，老馬，二虎從派出所打來的。

老馬：（接電話）二虎！怎麼樣！哦，好！我會小心的。（放下話筒）營長，二虎說，已經查出那個姓崔的

是個通緝犯，而且是掃黑名單上的人物，他的本名不叫崔桐，他帶有武器，要大家小心。

悅梅：耀光，你沒有份吧！

耀光：我怎麼會呢？

△這時小虎從外面進來，後面押著他的是他大哥大虎，小虎一副桀傲不馴的態度。

大虎：老爸，小虎來了，他承認他剝了老松樹的皮。

小虎：怎麼樣？就是我幹的，你根據法律那一條來制裁我？大不了，損壞花木，罰款600元。

△老馬衝上去打小虎，被悅南和耀光拉住。

老馬：老子打死你這個龜兒子。

小虎：龜兒子也是你這老龜生的。

老馬：畜生！

小虎：我從小就是被你打大的，你打好了！

陳老：老馬，不要衝動，冷靜一點。

老馬：我今天非打死他不可。

陳老：（命令）馬得標！

老馬：有！

陳老：不可用暴力。

老馬：是！我是作了什麼孽？生下這樣的兒子。

陳太：老馬，你讓營長來處理。

陳老：小虎，（溫和地）你能告訴陳伯伯，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？

小虎：不為什麼？為了錢，我錢不夠用，又欠了賭債，崔老大供我吃喝，給我錢花，幫我擺平債務，我當然聽他的，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！

陳老：你可知道，這棵老松活了多少年了嗎？

小虎：有五六百年吧！

陳老：你剝了它的皮，它就會枯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
小虎：枯死了，那正好鋸倒當建材，這有什麼損失。

陳老：小虎，你可知道，這棵老松前面，當年先總統 蔣公和經國先生曾在那兒照過照片，還提名為武陵蒼松，這是具有觀光價值的神木，你為了一點小錢，就糊里糊塗把它弄死了，你於心何忍？

小虎：……

陳老：你來看！

△陳老走到老松照片前面。

陳老：你還記得小時候你時常爬上去採松果嗎？你們三兄弟經常在樹下玩，你把樹弄死，以後就再也見不到這棵

大松樹了。你看清楚了嗎？總統 蔣公他老人家身旁那個小男孩嗎？你認識嗎？老人家用手去撫摸小孩的

頭頂，你知道這小男孩是誰嗎？小虎，就是你呀！

△小虎崩潰了。

小虎：先總統 蔣公，我對不起您老人家，我真該死！

△大家在一片沉痛中。

陳老：今年是他老人家一百歲的百年誕辰，你該怎麼來贖罪呢？

小虎：我……（激動）我要去投案，檢舉那個姓崔的，他是匪諜，我現在才知道他叫我去剝樹皮的陰謀了，他告

訴我說，主要是要毀掉 蔣公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。

陳老：這才是真正的陰謀。

悅南：爸爸，您說得對，中共明知落後台灣三十年，一時還無法用武力攻打台灣，所以想用統戰陰謀來瓦解台灣

的內部，於是就想著設法利用多種陰謀一方面製造暴力破壞治安，一方面透過文字政論雜誌來破壞 蔣公

形象，剝樹皮的陰謀在海外做得更露骨。

陳老：好了，起來，跟你父親道個歉。

小虎：爸爸，我錯了。

老馬：知過能改就好。

小虎：他還叫我把一批武器埋在松樹底下。

老馬：趕快投案。

△老馬抓起話筒。

△從外面進來一個人，手中拿著槍，是崔桐。

崔桐：大家不許動，動我就開槍。

耀光：崔桐，你不要亂來。

崔桐：楊耀光，你少插手，你以為你是個什麼東西，你不過是一個投機小政客，一個可憐蟲。

耀光：你一個人想對付我們這麼多人嗎？

崔桐：我只要一個人跟我走，我就不殺你們。

小虎：我跟你走。

崔桐：你，你以為你是誰？你是個小可憐，一個搖旗吶喊的小嘍囉，別浪費我的子彈。

小虎：那你要誰？

崔桐：我要陳老頭，這老小子太厲害了，我要他好看。

△小虎拔出開山刀用身體擋住陳老。

小虎：來吧！咱們一對一，老子劈了你！

△小虎揭刀衝過去。

△崔桐槍中小虎肩膀，刀落地。

△大虎趁機撲上去三兩下就把崔桐打倒。

△大虎奪過槍對準崔的胸。

大虎：老子打死你。

陳老：大虎，不要亂來，不能打！把他送到派出所去。讓法律來判他的罪。

崔桐：（大笑）你們打呀，打呀！怎麼不打呀！你們如果打了我，我就大叫國民黨特務打人用私刑，就算你們殺了我，也會有人說國民黨特務暗殺人，你們大不了把我關起來坐牢，坐牢我就是英雄，殺了我，我就是烈士，明天我的律師就會找上你們了，來吧，鬥吧！拼吧！鹿死誰手還不一定呢？哈！哈！

△二虎趕到，用手銬把他銬住。

△崔桐在狂笑中被押走。

陳老：（走到盆景前，望著天空）總算過去了，明天會有一個好天氣。難得一家人團圓，一起照個全家福吧！

△一家人沐浴在和諧氣氛中。

△幕落，全劇終。